



大学译丛

Christopher Lasch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美] 克里斯托弗·拉什 著
陈红雯 吕明 译

● **自恋主义文化**

心理危机时代的美国生活

上海译文出版社

自恋主义文化

心理危机时代的美国生活

〔美〕克里斯托弗·拉什 著

陈红雯 吕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恋主义文化:心理危机时代的美国生活/(美)

拉什(Lasch, C.)著;陈红雯,吕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8

(大学译丛)

书名原文: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ISBN 978-7-5327-6085-5

I. ①自… II. ①拉… ②陈… ③吕… III. ①文化人

类学—研究 ②个人主义—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8365号

CHRISTOPHER LASCH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

Copyright©1979 by Christopher Lasc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2-610号

自恋主义文化

[美]克里斯托弗·拉什 著 陈红雯 吕明 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72,000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6085-5/B·363

定价:3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219025

前 言

亨利·鲁斯把本世纪宣布为“美国的世纪”后仅过了25年，美国人的自信就已坠入了谷底。不久前还梦想着称霸全球的人，现在却为管理一个纽约市而绝望之极。越南战争的惨败、经济的萧条以及日益逼近的自然资源的枯竭，在社会上层产生了十分悲观的情绪，继而又在人们对领袖们的普遍不信任中传染到整个社会。丧失信心的危机同样也折磨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欧洲，共产党力量的增强、法西斯运动的复苏、恐怖主义的兴起都从不同角度证实了现存政体的虚弱和现存传统的没落。即使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坚强堡垒的加拿大，也因魁北克的分裂主义运动而面临着危及本国生存的威胁。

这种全球性的不景气表明，问题不仅仅是美国已失去了勇气。资产阶级似乎在任何方面都已才尽智竭、心力交瘁，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面对以排山倒海之势威胁着它的那些困难。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反映着一种西方文化的更为普遍的危机，这在人们对现代历史应该何去何从，或者说应该如何将它纳入理性的轨道而感到普遍绝望中显示了出来。自由主义这一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政治理论早就不能对由福利国家和跨国公司组成的这个世界加以解释，而且也还没有任何新理论来取而代之。自由主义理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理智上说都已破产。这种理论培养出来的各门科学曾踌躇满志，自信能驱逐几世纪的黑暗，今天却不

再能为它们立志阐明的现象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社会学不再试图构思出一套关于现代社会的普遍理论；学院派心理学也从弗洛伊德提出的挑战中退却，终日埋头于研究细枝末节。曾是如此不可一世的自然科学也急急宣布自己对社会问题并不能拿出什么灵丹妙药来。

在人文科学领域，道德腐败之盛使人们普遍同意，人性研究根本无助于理解现代社会。哲学家不再解释事物的本质，也不再自称能教导我们该如何生活。文学专业的学生不再把文学看作对真实世界的再现，而把它看作艺术家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历史学家承认“历史具有一种不相关性”，或者用大卫·多纳德（David Donald）的话来说，“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个新世纪暗淡无光，一片荒凉。”因为人文科学总是严重依赖于历史研究，所以，这种科学的崩溃可以从对历史的不信任中找到尤为尖锐与深刻的例证。正是由于过去信任历史，使记录下来的公共事件都带上了一轮道德尊严、爱国主义和政治乐观的光环。过去史学家认为人可以从以往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增长学识。现在未来既已显得曲折艰难、捉摸不定，那么过去就是对那些终生研究它的人来说也显得“不相关”了。多纳德写道：“富裕的时代结束了。美国的过去提供给我们的‘教诲’，今天看来不但不切实际而且是危险的……或许，我最有用的职责就是把学生从历史魔法的约束下解救出来，帮助他们看清历史的不相关性……并提醒他们认清人类仅在多么有限的范围内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来自上层的观点——对未来彻底绝望的观点。这种观点现已被那些统治社会、左右公共舆论、监督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科学知识的人所广泛接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问一个普通人对其前途有何想法，我们可以得到大量的证据来证实现代世界没有任何前途；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它既证实这种悲观的印象又指出西方文明仍有可能产生出超越这场危机的道德源泉。对当权者普遍的不信任使社会更难统治，统治阶层一再抱怨，却不理解它自己对造成这种困难负有责任。然而同样是这种不信任却有可能使人们培养出自治能力，最终使当初导致

了一个统治阶级产生的那种需要完全消失。那种被政治科学家视为选民无动于衷的态度实际上可能代表人们对当众撒谎已成为流行病和惯例的政治体制所持的一种十分健康的怀疑。不信任权威可以有助于减轻依赖权威的心理，因为权威会使人们的自治能力丧失。

现代官僚主义已蚕食了早先地方依靠自己采取行动的传统，而只有这种传统的复苏与发扬才有希望使一个道德社会从资本主义这堆残骸中萌生。上层统治阶级的无能为力迫使人民从下面寻求出路。对政府官僚机构的不信任也开始发展为对各种公司官僚机构，即对当今社会真正权力中心的不信任。在小城镇，在拥挤的城市居民区，甚至在郊区，人们开始试行小规模的合作，以对付政府及各种公司，捍卫自己的权利。被企业与政府首脑视为“逃离政治”的现象可以说明公民越来越不愿意作为预定好的闹剧中的观众参加到这种政治制度中去。换言之，它可以表明人们并不是要逃避政治，而是要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反叛。

在美国，新生活的迹象正在涌现，一言难尽。然而，此书要阐述的却是一种正在死亡的生活——一种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文化。正是这种腐朽颓败的文化把个人主义的逻辑引入了一场人人皆敌的混战，把对幸福的追求引入了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主义死胡同。自恋主义的生存策略打着把人们从以往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幌子得以抬头。它引发了一场“文化革命”，并重新生产出它声称要加以批判的那种日趋没落的文明中的许多糟粕。文化激进主义成了时髦之举，而它于无意中给予现存制度的帮助又是如此有害，以致要对现代社会作出任何有深度的批判，就必须同时批判目前在激进主义旗帜的掩护下的许多勾当。

众多的事实表明政教分离的批评方法及早期马克思主义大部分批评方法对于现代社会已经过时。很多激进主义仍然把愤怒的矛头对准独裁的家庭制度、压抑的性道德、文学审查制度、工作道德观和维护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其他一些基础。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早已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削弱甚至破坏。这些激进分子看不到“独裁制度的性格”不再能代表经济人的原型，而经济人又已经为我们时代的心理人所替代。

后者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最后产物。折磨新一代自恋主义者的不是内疚，而是一种焦虑。他并不企图让别人来承认自己存在的确凿无疑，而是苦于寻找生活的意义。他已从过去的迷信中解放了出来，但却对自己现在的存在发生了怀疑。他表面上很放松、宽容，对有关种族纯洁的教条不屑一顾，但与此同时却失去了一种对集体忠心耿耿时能够感受到的安全感。他把每个人都看成在一个家长制统治的国家中与之争宠的竞争对手。他对性生活采取放任的而不是清教徒式的态度，尽管从古老的禁忌中解放出来并没给他带来性的安宁。尽管他为得到无休止的赞许、喝彩不断竞争，但他却不相信竞争，因为他潜意识中已把竞争与不可遏制的破坏欲相提并论。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流行的竞争理论一概加以否定，甚至对体育运动中有限的竞争也持怀疑态度。他高度赞扬合作和集体工作精神，而内心却深植着反社会的本能。他提倡遵纪守法，但私下里却希望这些纪律法规对自己不适用。从他的愿望永无止境这层意义上说，他是很有追求的，但他不像 19 世纪政治经济制度下一个有追求的人那样，力图囤积起大量物资与必需品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而是要求获得立刻的满足，并生活在一种烦躁不安的永远不会满足的欲望之中。

自恋主义者对未来毫无兴趣，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对过去也是兴趣索然的。他觉得很难让幸福的联想内在化，也很难创造出许多充满情爱的回忆并靠它来面对以后的生活，因为后半辈子即使在最佳条件下也总有着无尽的悲伤和痛苦。在一个自恋主义社会——一个不断推崇鼓励自恋主义特点的社会里，对过去文化的贬低不仅反映出盛行的意识形态是何等贫乏，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完全把握不住现实，而且干脆放弃了把握现实的愿望，同时还反映出自恋主义者内心生活是何等空虚。一个把“怀旧”当作商品用于文化贸易的社会会不假思索地驳斥过去的日子比今天好的说法。人们早已把过去等同于过时的消费方式、等同于被摒弃了的时尚与观点而加以蔑视，所以今天他们对任何人在有关现状的严肃讨论中提及过去或试图以过去为标准评判今朝都极其反感。时下的批

评教条把每一次提及过去都等同于怀旧的表现。正如阿尔伯特·帕尔所说的那样，这套理论“把靠个人经验获得的任何真知灼见和价值观都排除在外。因为这种经验总是来自过去，自然也就属于怀旧的范畴”。

把我们与过去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讨论归结为“怀旧”代替了叫嚷要客观评判社会的口号。蔑视任何一个过去美好回忆的那种时髦态度，力图利用一个伪装进步社会所持的偏见来为现状服务。由于克里斯托弗·希尔、E·P·汤普森和其他一些史学家的著作，我们现在知道以往许多激进运动也是从更远古的黄金时代的神话和回忆中汲取力量和养料的。这一历史发现更加强了由心理分析得出的远见卓识：美好的回忆是使人成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心理源泉，此外那些没有任何有关过去亲人间友爱和睦的美好回忆可依托的人会遭受痛苦的心理折磨。那种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过去的时光更美好的信念决不是基于任何伤感的错觉，也不会导致政治上的倒退和反动。

我个人对过去的看法恰恰与大卫·多纳德的观点背道而驰。我把过去视为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力量（而不一定就是“教训”）以迎接未来的政治与心理财富，而不是什么无用的累赘。我们这一文化对过去无动于衷——这种漠然态度很容易就上升为仇视和排斥——最好地说明了这种文化的破产。目前盛行的态度从表面上看乐观并着眼于未来，却渊源于自恋主义的精神匮乏，同时也是由于无力把我们的需求建筑于成功满意的经验上。我们非但没有把需要建筑于以往的体验上，还听凭专家们为我们确定需要，之后又奇怪那些需要为何从来得不到满足。伊凡·伊里奇写道：“人们变得越发善于学习如何需要，以致根据以往体验到的满足来确定需要的能力成了豪富或赤贫的人们所具有的罕见能力。”

鉴于以上诸原因，贬低历史已成为文化危机的最重要的症状之一。本书将论述这种文化危机，并频繁地引鉴历史经验来解释现状的症结所在。对过去的否定、表面上的进步和乐观，我们只要对它们加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它们都包含着一个无法正视未来的社会的绝望和悲哀。

大学译丛 书目

- 01 《西方哲学史》(上下两册)/[挪] G·希尔贝克, N·伊耶 著
- 02 《世界经济简史》/[美] 龙多·卡梅伦, 拉里·尼尔 著
- 03 《传播学史》/[美] E·M·罗杰斯 著
- 04 《美国人: 殖民地历程》/[美] 丹尼尔·布尔斯廷 著
- 05 《美国人: 建国的历程》/[美] 丹尼尔·布尔斯廷 著
- 06 《美国人: 民主的历程》/[美] 丹尼尔·布尔斯廷 著
- 07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美] 巴林顿·摩尔 著
- 08 《希望的原理》(第一卷)/[德] 恩斯特·布洛赫 著
- 09 《文明的进程》/[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 10 《协同学》/[德] 赫尔曼·哈肯 著
- 11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英] 安东尼·吉登斯 著
- 12 《社会学》/[英] 安东尼·吉登斯 著
- 13 《社会学主要思潮》/[法] 雷蒙·阿隆 著
- 14 《大众传播与美帝国》/[美] 赫伯特·席勒 著
- 15 《传播政治经济学》/[加] 文森特·莫斯科 著
- 16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加] 文森特·莫斯科 著
- 17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英] R·H·托尼 著
- 18 《希望的理由》/[英] 珍·古道尔 著
- 19 《自恋主义文化》/[美] 克里斯托弗·拉什 著
- 20 《“中产”中国》/[美] 李成 编著
- 21 《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波] 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 著

目 录

前言 001

第1章 觉悟运动和社会对自我的入侵 001

历史时间感的淡薄 001

精神治疗的情感 005

从政治到自我反思 011

自白和反自白 014

内心的空虚 018

激进主义对“独处主义”的批判 023

对独处主义的批判：理查德·桑内特论公共人的没落 025

第2章 我们时代的自恋主义性格 029

作为人类状况之比喻的自恋主义 029

心理学和社会学 031

近期临床文献中的自恋主义 034

对自恋主义的社会影响 039

逆来顺受者的世界观 046

第3章 变化中的成功含义：从霍雷肖·阿尔杰到幸福的勾引者 049

工作观的原来意义 049

从“自我培养”到通过“赢家形象”作自我宣扬 052

成就的失色 055

社会生存的艺术 059

个人主义的登峰造极 062

第4章 虚假自我意识的陈腐性：政治及日常生活的戏剧 066

商品的宣传 066

真理与可信性 069

广告和宣传 070

作为表演的政治 072

作为街头剧的激进主义 075

英雄崇拜和自恋的理想化 077

自恋主义与荒诞派戏剧 080

日常生活的戏剧 083

具有讽刺意义的对日常生活的逃避 087

没有出路 089

第5章 体育运动的衰退 093

娱乐精神与提高民族地位的狂热 093

赫伊津哈论《游戏的人》 094

对体育运动的批评 096

体育的渺小化 101

帝国主义和对勤奋生活的狂热 102

对公司的忠诚与竞争 106

官僚主义和“集体合作精神” 109

体育运动和娱乐工业 110

作为逃避的闲暇 113

第6章 教育与新文盲 116

麻木的普及 116

能力的衰退 118

现代学校体制的历史根源 120

从工业纪律到人力选拔 122

从美国化到“调节生活” 124

基本教育与国防教育的矛盾 127

民权运动与学校 130

文化多元化和新的家长制统治 131

巨型大学的兴起 133

文化“精英论”及其批评家 136

成为一种商品的教育 138

第7章 再生产的社会化和权威的崩溃 141

“工人的社会化” 141

少年法庭 143

父母教育 145

对放纵行为的再思考 148

对真实感的迷信 151

“职责转移”所引起的心理反应 154

自恋主义、精神分裂症及家庭 155

自恋主义与“缺席的父亲” 157

权威的取消与超我的转化 160

家庭与其他社会控制机构的关系 164

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作为家庭的工厂 166

第8章 逃避感情：性战争的社会心理学 170

个人关系的肤浅化 170

两性战争的社会史 172

性“革命” 174

共处 177

女权主义和两性战争的加剧 178

调解策略 180

男性幻想中阉割男人的女性 183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男女心灵 187

第9章 更新生命信念的破灭 189

对衰老的恐惧 189

自恋主义与老年 190

衰老的社会理论：作为人为地退出舞台的“成长” 193

延年益寿：衰老的生物理论 196

第10章 没有父亲的家长制 199

新富与旧富 199

作为统治阶级的管理权贵和专业权贵 202

进步主义和新家长制统治的兴起 203

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判 204

对官僚制度的依赖与自恋主义 208

保守派对官僚主义的批判 211

第 1 章

觉悟运动和社会对自我的入侵

普莱认为马里佛^①的人物是一种既无过去又无未来的人，他每一瞬间都在更新。这些瞬间组成了一条线，但重要的是瞬间而不是线。从某种意义上说马里佛的人是没有历史的人，他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他不断处于惊异之中，无法预测自己对事件的反应。他不断听凭事件的发生，并永远处于措手不及与无比惊诧之中。

唐纳德·巴赛尔摩^②

想到竟会有人向往他乡就令人烦恼不已。可现在轮到我们了。

约翰·凯奇^③

历史时间感的淡薄

随着 20 世纪将近尾声，人们日益坚信有很多事情也将随之结束。各种有关风暴的警报，不祥的预兆和关于灾祸的暗示搅得我们这个时代不得安宁。这种“终结感”构成了 20 世纪文学的重要因素，并已广泛地渗透到了普通人的想象之中。纳粹党的大屠杀，核战争的威胁，自然资源的耗尽，证据确凿的有关生态危机的预测，不但印证了诗一般的预言，而且为这一噩梦、这一由先锋派艺术家首先表达出来的死的愿望注入了具体的历史内容。世界会告终于火还是告终于冰，是带着一声轰隆还是一声唏嘘，这一问题不再只使艺术家们感兴趣。正在迫近灾难已成为人们日常关心的对象，而人们已变得如此习惯，以至于再也没人会费心思索该如何行事才有可能避免灾难。相反，人们忙于寻找生存、长寿、

确保身体健康、心境安宁的良策。^④

那些挖防空洞的人希望四周布满现代技术的最新产品以使自己幸免于难。乡村中的社群主义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竭力摆脱对技术的依赖，从而不致因技术的摧毁而一同毁灭。一位访问过北卡罗来纳一个社群的人士写道：“似乎每人都在分享着即将面临最后审判日的感觉。”《全球书目》的编辑斯图亚特·伯兰特报告说：“介绍如何幸存的书最为畅销，它是我们发展最快的项目之一。”这两点反映出人们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的失望日益加深，甚至到了对这种变化理解不了的地步。这也说明了人们为何对当今盛行的心理意识、身体健康和个人“成长”如此热衷。

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动乱，美国已完全退缩到彻头彻尾的自我关注中去了。因为没有指望能在任何实质性方面改善生活，人们就使自己相信真正重要的是使自己在心理上达到自我完善：意识自己的感情，吃有益于健康的食品，学习芭蕾舞或肚皮舞，沉浸于东方的智慧之中，慢跑，学习“与人相处”的良方，克服“对欢乐的恐惧”。这些追求本

① 皮埃尔·加莱特·德·马里佛(1688—1763)，法国剧作家、小说家。他的剧本主要是讽刺剧和爱情喜剧。他的两部小说《玛丽安娜的一生》(1731—1734)和《暴发户》(1735—1736)对中产阶级人物作了深刻的心理研究。马里佛的代表作为1730年完成的《侍从之爱》(*Love in Livry*)。——译者

② 唐纳德·巴赛尔摩(1931—1989)，美国当代作家，著有《白雪公主》短篇小说集，《回来吧，卡利加里博士》(1970)，《苦痛》(小说集)，《负疚的快乐》(1974)等。长篇小说有《逝去的父亲》(1975)和《业余爱好者》(1976)。1972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会奖。为美国作家协会及笔会成员。——译者

③ 约翰·凯奇(1912—1992)，美国作曲家。1952年他创作了4分33秒的《时间关系》——一部完全沉寂的作品。1951年创作的模糊或即兴作品《音乐的转换》取材于中国《易经》。《水上行》(1959)，《剧院作品》(1960)为视听作品，可供一至八名舞者、音乐演奏者或演员表演。——译者

④ 法兰克·科穆德写道：“终结感……是我们所谓现代主义所固有的特点……总的来说，我们似乎往往把一种社会堕落的观念——这种观念由对早期马克思的新兴趣所推动，而且也从未如此流行过的异化概念所证实——与一种技术乌托邦主义结合起来。在我们对未来的思考的方式中有着一些矛盾之处，如果我们对它们进行公开探讨，就会导致我们意图将它们加以相互补充。然而这些矛盾往往是根深蒂固的。”苏珊·桑塔格在指出“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接受他们注定灭亡的消息”时，把以往时代对世界末日的幻想与今天对世界末日的幻想作了比较。从前对世界末日的期望往往构成了“一个对社会进行激进反叛的时刻”，然而在我们时代，这种幻想只能激起“一种不甚强烈的反应”，人们能“并无大惊小怪地”接受这种对末日的期望。

身并无处，但它们一旦上升成了一个正式的项目，并被冠以真实和觉醒等美名，就意味着一种对政治的逃避和对新近逝去的往昔的摒弃。的确，美国人似乎希望不但忘却60年代、暴乱、新左派、高校学潮、越南、水门事件和尼克松的执政，而且希望把整个历史、甚至在庆祝其诞生200周年时采用的极其客观冷静的形式所体现的历史，也统统忘却。伍迪·艾伦^①1973年发行的电影《睡者》就准确地揭示了70年代人们的心理。电影恰如其分地模仿了未来派作家的科幻小说的形式，从很多方面表达了“政治途径解决不了问题”的思想，这一点艾伦也曾在另一处明白无误地宣布过。当有人问艾伦信什么时，他排除了政治、宗教和科学，并宣称：“我相信性和死亡——这两种体验一生只发生一次。”

当前的时尚是为眼前而活——活着只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前辈或后代。我们第一次失去了历史延续感，失去了属于源于过去伸向未来的代代相连的整体的感觉。正是这种历史时间感的削弱——尤其是对后辈的任何关心已被融蚀——才使70年代的精神危机清楚地区别于与之具有表面相似性的早期追求千年盛世的宗教萌发。许多评论家抓住这一表面上的相似点以期理解当代的“文化革命”，而忽视了其不同于以往信仰危机的一些特点。几年前，莱斯利·费尔德勒宣告了一个“信仰的新时期”。更晚些时候，汤姆·沃尔夫把新自恋主义理解为“第三次大觉醒”，狂欢式的、令人心神荡漾的宗教感的爆发。吉姆·豪根（Jim Hougan）在他写的一本似乎既批评又赞颂当代腐败的书中把当前的人心动向比作中世纪衰落时的千年盛世主义（millenarianism）。他写道：“中世纪的焦虑与我们现代的焦虑无甚区别。”社会动乱造就了“追求千年盛世的宗派”，当时如此，现在也是如此。^②

① 伍迪·艾伦（1935—），美国演员、剧作家。导演和爵士乐演奏家。他在表演时善用美国口语、土语来活泼剧情。演过戏剧《别喝水》（1966），拍过电影《谁是新猫咪》。自己创作、导演并领衔主演了《拿了钱就跑》。——译者

② 豪根的著作反映了当前人们对“单纯的政治途径”的失望之感（“革命所能完成的只是更换一下对弊端的管理而已”），同时也反映了桑塔格认为我们时代所特有的在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豪根一开始就宣告说：“事情简单得无以复加。一切都在崩溃，而你却毫无办法。让微笑成为你的保护伞。”

然而，豪根和沃尔夫无意间提供的证据却让那种把“觉醒运动”当作宗教运动的说法变得不再站得住脚。豪根提到生存一词已成了70年代人的“时髦口号”，而“集体自恋主义”也成了当前的主要倾向。既然“这个社会”已到了穷途末路，那么明智之举就是为眼前而生存，着眼于我们自己的“个人表现”，欣赏我们自己的腐败，培养一种“超验的自我中心”。这些态度在历史上并不能与向往千年盛世的思想联系在一起。16世纪的再洗礼派等待世界末日时并不是怀着超然的自我中心心理，而是带着一种对这个末日所势必带来的黄金时代的难以掩饰的渴望之情。再者，他们从未对过去漠不关心。古代流传甚广的关于“沉睡的君王”——一个将回到人民中间为他们恢复失去了的黄金时代的领袖——的传统为当时的那场千年盛世运动提供了启迪。上莱茵河的革命家、《百章书》的匿名作者宣告说：“德国人曾把整个世界置于他们的手掌之中，他们今后还会这样，并将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去做。”他预言道：复活了的腓特烈二世，即“末日之皇”，将重振德国原始宗教，把基督教的首都从罗马迁移到特里尔，废除私有制，并消灭贫富差异。

这些时常与全民族反抗外来占领者的事迹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曾在许多时候以很多形式，包括以基督教徒对末日审判的看法这种形式而十分盛行。其平均主义及伪托历史的内容显示：过去时代里即使是最激进、最超凡脱俗的宗教也表达了社会平等的愿望和与更早先的世代之间所具有的连续感。这些价值观的消失正是70年代生存主义者的心理特征。彼得·马林写道：“在我们中间产生出的世界观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并把个人生存当作其唯一目的。”为了确切说出当代宗教的特殊之处，汤姆·沃尔夫说：“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生活时似乎从未想过他们只有一次生命可活。相反，他们似乎既过着其先辈的生活又过着其后代的生活……”这些评价似乎都一语中的，不过它们又使人们对他把新自恋主义说成第三次大觉醒的提法产生了怀疑。^①

^① 沃尔夫举了以下例子来说明把自我看成是“一个巨大生理潮流的一个部分”的观点的批判而出现的新的心理倾向：一个染发剂的广告宣称：“要是我只能活一次，就让我当一个金发女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